

三
國
志

二
十
四

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 蜀書國志四十四

○蔣琬傳

璵琬

璵
源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爲什邡令先主爲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寵延廖淳亮教荅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旣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

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
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
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
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
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
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
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
相糾結與之離閩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
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
揔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

其釁文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
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
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
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
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
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
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
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
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
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

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
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意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
昔諸葛亮數闖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
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
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
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禪中監
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
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聞弱如嬰
孩死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
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

蜀志中

三

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
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寢忘寢食輒與費禪
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
羌胡乃心思漢如渴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
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
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
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
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子斌嗣
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
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

諸葛思遠壁諸草木五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之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矣墓當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荅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臣駕脩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斌弟顯爲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

蜀志古

甲

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柄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傳

費禕字文偉江夏鄖人也鄖音育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

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
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
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
亮及諸貴人悉集車東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
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
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
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
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
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
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

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
恪羊衞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驚據
理以答終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
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
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權甚器之

謂禕曰君

禕別傳曰

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

禕別傳曰

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
護軍後又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
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

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益盡延

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

之代將琬爲尚書令

禕別傳曰于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首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百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帶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

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基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

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

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爲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十二民之望也乙以爲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譏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士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爲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爲僭濫不當矣

琬固讓

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禕別傳曰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

十一年出住

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詢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

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名復北屯
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
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
謚曰敬侯子承嗣爲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

禕別傳曰恭爲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

禕長女配太子璿爲妃

○姜維傳

姜維

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

學

傳子曰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脩布衣之業

仕郡上計掾州辟爲從事

以父囧昔爲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永

蜀志古

七

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

魏略曰天水太守馬謖將維及

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在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推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

迎箕中人會亮前鋒爲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却縮維
不得不還遂入蜀諸軍攻箕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意
故不殺其家但繫保官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

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
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
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
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
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
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

上

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諱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後

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爲

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
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旣遷大司馬以維
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
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
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
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
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
安慶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
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
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

舉費緝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漢晉春秋
曰費緝謂

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微倅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十六年春緝卒夏維率將

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

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

維却住鍾顯

十九

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

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卦濟失誓

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

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讐而隴巴西亦騷動

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

軍事

二十

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

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

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

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

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亡水皆倚山爲營望文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拒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間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旦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

蜀志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俟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官臣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

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次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

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縣辭而出後主怒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

六年維表

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
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
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
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
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接左車騎
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
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
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
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傳
僉格鬪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力詭謂傅僉曰今
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

蜀志十四

十一

保城惟全爲功今遣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
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
出僉謂其戰也而陰平以降胡烈烈秉虛囊城僉格鬪而死
魏人義之

蜀記曰蔣舒爲武興督在事無稱蜀令人代之
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

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
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
與翼厥合皆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
俟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
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
喬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
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
入遂破諸葛瞻於縣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

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

于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矣

會甚奇之

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輶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此語曰時蜀官屬皆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筆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天韓信不背漢於

益州牧以叛

漢晉春秋曰會陰讓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

會旣構鄧艾攜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

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天下英俊無出維右

擾讓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劒而亡死彼豈閭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旣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佗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

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旣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士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寡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旣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士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寡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旣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士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寡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旣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士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寡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旣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士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寡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旣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士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寡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旣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士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寡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旣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士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寡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旣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士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寡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旣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士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寡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旣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士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寡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旣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士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寡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旣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士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寡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旷瞻旣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辭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

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爲前驅若今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爲難矣夫功成理外然後爲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欲授維兵五萬人

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妻子皆伏誅

出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

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寢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

蜀志古

十三

復料摘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未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

行操業萬殊至於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亦惑矣縱維好書而微自藻潔索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

臣松之以爲郤正比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

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

維昔所

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歿

評曰

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

姜維

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臣於之以爲齊實爲

相克連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欲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

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號衆

驥旅明斷不周終隙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干寶曰
姜維爲

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受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

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

蜀書國志四十四

○鄧芝傳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未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爲郎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璕費緯等相與報答永和諸葛亮深慮權聞

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荅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

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欵乃當爾邪權

與亮書曰丁方掞張

掞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
侯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掞光耀

明左思蜀都賦摛藻掞天庭孫
權蓋謂丁方之言多浮豔也

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其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當死目知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嘗罰明斷

善鄙翠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翼姜維云子良龍翼爵景擢中爲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傳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

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遊學京師與廣漢譚粲漢中李邵蜀郡張霸共結爲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爲彭城相薦隱士閭丘邈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爲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

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脩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爲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綏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萬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謗讟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異妹爲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若不爲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逐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爲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於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

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爲之者乃非義也忠
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捐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
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爲
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宜深計其利害嬰女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爲二千石所侵枉不
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
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
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救其罪得全
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役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爲大賊起
於狂暴自以爲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
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
卿諸人一日解散方垂盪然當降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
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汗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
爲安處居宅子弟欲爲吏者隨才任職欲爲民者勸以農桑
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爲異所遏絕故不得俟天
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
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雒陽葬
訖爲延家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
詔褒揚除子爲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爲書佐建安末舉

甲

孝廉爲江陽長徙涪陵今遷梓潼太守累遷至

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爲廩降都督綏南中
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督率劉胄
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
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
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
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
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駁忠
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
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

荀子五

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爲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贊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翼荊州刺史

另卷五

九

六年與維咸在劒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

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傳

宗預字德蠡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

守皆事務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
抗盡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
徙尚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
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
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
爲不受邪臣松之以爲芝以年周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名觸人所能載之記牒近爲煩文

芝性驕懷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
爲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
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
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士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

蜀志

六

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陛下重垂神慮又自
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

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有道
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邦周是也苟任訴力雖彊必敗秦
頃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城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
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豈述營輔車
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彊隴漢之大莫能相
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彊弱之心難一
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謬哉

後將軍督宋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
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
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
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
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詣邪
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爲前將

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誅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携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僕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

咸

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傳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

蜀志

七

弘巴郡楊休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永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辟爲屬主簿亮卒爲尚書右選部郎東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文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庶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忘意不

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後景耀四

年卒戲性雖簡瘠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

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

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

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

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常稱曰

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

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

廩降後將軍先戲沒祁休各早死

戲同縣後進有
李密者字令伯

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
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曉機警辯捷事祖

蜀孝子

八

母以孝聞其侍疾則位佛惻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王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況論道義謂寧爲人第密曰願爲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爲兄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及書招欲與拒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邑養晉武帝立太子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遣於是密上疏曰臣以險豐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肯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歿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碩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榮榮子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休俗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僕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

浮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曰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驅驅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嗚嗚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后土寶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陰首死當結草臣不勝大駭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歎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爲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柔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爲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爲寃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能與皇甫士安並善之戲以延熙四年著李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

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桷知其髡髦云爾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接吳越則賢愚賴風舊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歛迹故能承

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茹凶對險
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
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
時雋乂扶旛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
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
挺生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
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
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
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運蜀權我世真受遺
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
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
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撫上雄壯虎列藩屏
左右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伴述韓秋

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虛墮身

匡國

贊閼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漢宗計
於朝或異或同敵以乘輿家破軍亡垂道反德
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出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諾暫思
經筭覩事知機

贊法孝直

第十一

十一

軍師美至雅氣曠曠致命明王忠情發臆惟此
義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庫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彊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
禦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孔方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徒爲屬國都尉因易

郡名爲朱提太守遷爲安遠將軍廩降都督
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揚威才幹歛歎文武當官理任衍衍辯舉圖殖
財施有義有叙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鄖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縣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爲裨將軍後爲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爲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裏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旣就勑命盡心出規軍資
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十一

尚書清尚勑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

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蜀志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慎

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爲巴郡太守還爲州治中從事先生字益州

領牧以爲別駕先生爲漢中王用荊楚宿士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柱爲光祿勳謀爲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爲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爲傳恭子玄爲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玄掾屬喪楊顥爲朝中捐益多矣顥亦荊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奉今誰斷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都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顥字子昭楊義宗人也入蜀爲巴郡

太守丞相諸葛亮王簿亮嘗自校簿書顥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日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王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爲東曹屬典選舉顥死亮垂泣三日

臚明真

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

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爲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識勸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爲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爲雙柏長早卒

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

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直

蜀志十五

十三

車騎高勁惟其仁愛以弱制强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爲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誼降先

主定益州以壹爲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爲夫人章武元年爲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永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爲領軍後主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翦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用用彊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旣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

休美和我業壯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穰穀遂事成章偏任
東隅未命不祥哀悲本忘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

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

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彊

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爲右將軍封中鄉侯

監軍尚篤

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

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

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
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

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猶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含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厥仁聞計

文經士元

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生入蜀南次至雒以爲廣漢太守存素不服寵統統中矢卒先生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生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孔休文祥或才或臧

孔休名觀爲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生傳失其郡縣文

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生入蜀歷雒鄖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稍有風流善談論名亞

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

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左

習文祥

國山休風

國山名甫廣漢郪人也好人疏言議劉璋時爲

從事隨先生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永南耽思

永南名邵廣漢郪人也先

上定蜀後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是歲卒

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

漢南劉璋時爲牛鞚長先生領牧爲從事正日命行酒得進

見讓先生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

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鄆州甚爲不宜也先生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

爲請得免父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戎楚誅子王二出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

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禄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

爲殺臣之君宜以臣懼其逼主畏其威故歎明生亮身杖彊
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墮歟蓋宗族得全
西戎靜息大小爲慶

西戎靜息大小爲慶

盛衡承伯言藏言時

盛漢名勳承
伯名齊皆巴

西閬中人也。東鑿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歸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爲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爲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爲飛參軍。亮卒爲緒。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爲參軍。亮卒。稍遷爲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熹五年卒。在作贊之後。孫德果銳。孫德名福。梓潼涪人。西太守爲江州督。楊威將軍入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

常篤南南偉

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今入爲別駕

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亦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
前實失不諳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
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
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爲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驥字
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

偉南篤常

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
舉孝廉臨邛令入爲別駕
從事隋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
益部耆舊雜記

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者
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爲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此數
華陽

德緒義彊志壯氣彊

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爲郡從事牙門將建興
弟衡景耀中爲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郪人國山從兄也從先
主入蜀後舉孝廉爲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爲宕渠太守徙在
犍爲會丞相亮南征轉爲益州太守將南行爲蠻夷所害

德緒義彊志壯氣彊
三年爲越雋太守隋永相宜
弟衡景耀中爲領軍義彊々
主入蜀後舉孝廉爲符節
犍爲會丞相亮南征轉爲共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

李偉南龍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

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東征吳習爲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猇亭

文進奮身同此顛沛

文進名南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

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傳形先生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形令降形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其父子奔出忠義

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傳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形復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免爲庶人

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陷命於軍

贊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縣有賓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

關中巴蜀太守龐義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讖於璋說義欲叛者璋陰疑之義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言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爲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爲州牧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大守効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義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義知畿必不爲已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汎江而還或告之日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爲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成追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

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福怨與司官不顧大德靡有
臣救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爲

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

陽人也爲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太義陽人先主自荊州入蜀以普爲零陵太守爲吳將呂蒙所誘開城誚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爲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

王蜀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爲資中人也其先延熙廿以功

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

蜀志十五

十六

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駢駢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吏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

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
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妄言但急行罰無所
多問辭終不攬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
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之同衆咸嘉播忘身爲
君節義抗列舉孝廉除郪長年五十餘卒書於
舊德傳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爲
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
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
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

蜀志十五

十九

即許之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
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
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
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
書忠篤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羌姜維之
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
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蜀書 國志四十五

